

世 綫

目 要

短評(三則)	
上將委員長書(續完)	蕭一山
戰時政府組織問題	王希蘇
戰時的學校	良賓
五個月抗戰的幾點感想	余協中
續平漢之行	方興
關於北平傀儡組織改北平仍為北京的兩 種文獻(讀者通訊)	唐紀元
編輯後記	編者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短評

元旦
獻辭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元旦，也是經世發刊剛滿一周年的時候。照例今天應該說幾句「恭賀新禧」的話，但這喜從何來？「升官」麼？國將不存，官於何有？「發財」麼？金融重心，已在敵手，資本也大半逃亡了！「闔家安樂」麼？同胞們家陷賊中者，不知有幾千萬人，父母不見，兄弟妻子離散，何從快樂？「諸事如意」麼？我們意在殺敵，而請纓無路；意在教育，而學校逃亡；一切都覺搖搖不定，那得有如意事來？不過有一件事可以恭禧諸位的，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意識之堅定。倭寇可以奪取我們的名城，不能奪取我們抗戰的決心。我們抱犧牲到底的精神，踏上了鮮紅的血路，不屈不撓，爭取最後勝利，差不多每個人心中都具有這種信念。難道小鬼真能整個的把我們鯨吞麼？在過去一年中，本刊對於社會究竟有何貢獻，有何影響，同人不敢自詡；但平時注重致用之學，戰時發為激奮之論，或可當得起一片熱腸，三聲戰鼓。現在錦繡山河，一天天看著淪喪，五個月丟掉了七省三市，來日大難，未知「伊於胡底」！同人們仍當本着以往奮鬥之精神，以喚起國魂，抵抗暴敵，非達到

民族復興的目的不可！(雲山)

巴納號炸案結束
後的美日關係

據報載美國已接受日本的道歉與保證，認為巴納號案件告一結束。這消息傳到一般希望國際形勢發生變化的中國人的耳鼓中，當然不免要感到若干失望，其實失望是大可不必，兩個大國中間要發生戰爭決不是件簡單的事，美與日是否需要一戰另有其他條件，縱使條件備具了還要看國際形勢如何。美若決心要與日本一戰，國際形勢又許可她這樣作，縱無巴納號被炸事，戰爭也可以發生。

根據日本此刻在中國的進展，美對日作戰的條件是一天比一天的增多，國際形勢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好轉，今後日本的戰爭不是絕對不可能的，美為民主國家，總統不便單獨作主，這次炸案雖已引起美國輿論的反響，但尚未到可以宣戰的地步，日本的軍閥現在瘋狂極了，他們目光中那裡還有什麼顧忌，戰爭延長下去，事實上決難免類似的案件發生，如此美國的輿論一定可以擁護政府任何措置，國際關係在此種形勢下，也一定漸有利於美國任何重大的決定，我們儘管自己努力，國際的變化雖不可依賴的，但亦非絕對不可能，美日關係今後定是一天比一天的緊張，遲早總有揭開的一日。(協中)

健全政治機構
先要根絕貪污

「貪污在中國成了一種制度」這話雖未免過火些，但我們撫心自問，也不能不承認官吏之貪污，是政治腐敗之主要原因。此次抗戰

確是一種絕好的試金石。凡是貪污的官吏，平常困循敷衍的魚肉老百姓的在此次戰爭中絕不能仍然擁高位，食厚祿，而不受大潮流的沖刷。但是最高當局若不峻法嚴刑，加以督察，加以淘汰，這般官吏仍有其躲避之技倆，以蒙蔽長官。健全政治機構以求行政效率之增加，固然要緊，但人事不減，即有良好的行政機構，亦無補於事。所以我們現在要談戰時政治，最低限度要先從肅清貪污入手。我們不必高唱政治理論，只要下最大決心，把一般無能的，貪污的，老朽昏庸的官吏，由各級政府中除去，把青年有為的，勇敢負責的愛國志士，補充各級政府裏面。於是一般

上蔣委員長書

(續)

蕭一山

一曰戰略不可不統籌而活用也，吾公戎馬半生，統軍百萬，戰勝攻克，在中外史上罕有其匹，此非過譽之言，論者皆謂公有特殊之天才，非一般領袖所能企及也。一山一介書生，何敢妄譚軍事，貽笑專家？惟戰略非戰術可比，戰術有時尙可於古人成法中，摩仿而運用之，如岳鍾騶之車營，洪秀全之列陣，均著成效；而戰略則非統觀大勢，參考歷史上成敗之遺規不爲功。圈制必因地形，驅剿利於散戰；此李鴻章席寶田之所以平定捻苗，而較勝於曾國藩沈葆楨也。吾公宣政治之功能，樹礪堡之戰策，積年紅軍，被迫遠颺，皆可爲例。如此則書生或亦可貢其一得

願爲國效忠的志士，不至無進身之階；同時有了健全的行政人員，軍事的行動，也可因之而進展順利，民衆的組織，也可以與政府打成一片。其他如政令之推行，壯丁之訓練，佚工之徵派，都由這一般新進的青年來擔任，再配合以民衆自動的執行，比較專依賴區長保甲長的獨霸獨行，我們要好到不可以道里計了。

要之在抗戰期中，政府要不貽誤軍事的進展，不失却民衆的信心，應當先從根絕貪污做起，然後再健全政治機構，纔有用處。(孤軍)

愚，此次敵人之戰略，似不外乎兩點：一曰各個擊破，一曰迂迴包剿。在平漢津浦察綏晉北淞滬諸戰區，已顯而易見。南口之役，不敗於正關，而敗於旁道；保定之役，不潰於良鄉，而潰於固安；太原之役，壞於沂口，而壞於娘子關；上海之役，不失於羅店，而失於金山衛；至張垣大同天津浦綏不戰而退者，更勿論矣。敵以全力攻南口，而平漢津浦兩綫俱寂，敵以主力攻滬滬，而北戰場皆按兵不動矣。此雖以武器不良交通不便與夫兵力不敷之故，然運用不靈，似亦爲之主因。昔楊鎬以四路二十四萬之師攻建州，不敵努兒哈赤六萬之衆，薩爾滸一役，且爲明清興亡之

關鍵焉。集中一點，避實擊虛，兵法所論，古今一揆。今敵人乘長勝之威，陷我首都，分道四出，而韓侯嶺寶蓮寺與黃河崖三方，兩月以來未聞劇戰。大軍集於新鄉湯陰之間，敵在安陽正面者，不過二三千人，輕騎且將由濮縣東明渡河，截斷魏海，東下徐州，威脅三面。鎮江之封鎖，已不能限敵人輕砲艦之闖入，敵船沿江上溯，可與宜蕪之衆相呼應，西趨贛鄂，北下巢谷；東攻杭會，南窺港粵，聲東擊西，應付為難。目前大勢，挽回匪易，然敵方主要兵力何在？急宜調查清楚，可敵則敵之，如不可敵，則姑以弱軍短時支應，誘之深入，而以勁旅搗其虛弱，俟其來援，則避而他移，仍擇其弱點攻之，藉以保全實力，消耗敵力，如此則我為主而彼為客，庶可以逸待勞也。拳家相搏，不作勁鬥，往往盤旋支吾，以待最後之擊。雖吾國是否有擊仆敵人之全力，尙屬疑問；雖犧牲必較其值，應戰當求其略，若拚命以守要點，內繫人心，外重國際，則可矣；若拚命而不能守，則莫如集中一點，避實擊虛之為愈。至於以守為戰者，則有敗而無勝；以戰為守者，則有勝有敗矣。一山不能知吾，公統籌之方路，此皆就往事以為推，容有未當。固深信吾，公積年熟慮，決策必諳，而各路將領，或有未能盡解公意以活用之者。況人事之牽累乎？選將必慎，公其念焉！

一曰指揮不可不統一也。吾公為全國惟一領袖，軍事故取決焉，尙何不統一之有？率為此言，豈非荒謬！然

一山方自前線歸來，視察所及，有不能已於言者，公或當諒許之也。今中央有作戰部，戰區有司令長官，皆承公之命，而集團軍總司令，軍團長，軍長，師長，各有系統，往往受命多方，未知所從。亦常有直接向鈞座請示者，文電周轉，時間難合，致有號令不一，指揮不靈之嫌。如保定一役，第×集團軍當正面，××集團軍當左翼，而右翼之×軍，且靈津浦線之第×集團軍，負總責者有××主任××次長，××部長及××長官，指揮既不一其人，調度復不一其方。又如×××集團軍所屬諸軍，有不知總司令為何人者，有不接電報電話者，有行踪不明者，有捏報軍情者，除其所自轄之一軍外，幾無一兵一卒可資調遣，有總戎之名，無節制之實。此後似宜嚴加訓戒，統一指揮，名目不宜太濫，職權必求劃分，下屬除報告外，不得越級請命；上官除會議外，不得隨意發令。要之軍事之動作，應向機靈活運用，而軍事之布置，必簡單嚴明為層層節制之師也。

一曰軍法不可不嚴也。竊維立國之經，必重賞罰，治戎之略，當嚴號令；救敗立威，胥惟是賴。否則債事仍據高位，罪將尙可偷生，則誰肯盡力而死戰乎？平津淪陷之速，皆由××夜狼自大，××賣國求榮，國人皆曰可殺，而其擁兵自若也。雖中央投鼠忌器，不願迫之降賊，然平漢雜軍之譁潰，津浦主將之……，未始不由於此。晉綏之亡，×××初拒×××軍之增援，繼令傅作義以入關，終

則扣火車而運私財，各兵負而陷友軍，昏庸自私，應受明罰，似不能以一李服膺當之也。平漢之敗，一潰幾數百里，雖以主軍不敷，犧牲甚多，而×××既不能彌縫於事前，又不能布置於事後，中央念其宿勞，權衡至當，姑予職，然人皆以為情重法輕。南京之守×××誓與城共存亡，大義凜然，聞之感泣，凡屬國人，誰不敬佩？今南京已入敵手，而×××尚生存人間乎？精兵十餘萬，不據守城外要點，而以一師當牛頭山四十里之防線，敵軍臨城，突破南門，既無身當缺口之勇，又乏手指巷戰之方，不先布置，而遽令撤退，以致將領爭逃，士卒惶潰，踐踏臭水而死者，門爲之塞，江之爲赤，其罪尚可追哉？此數人者，與一山均無絲毫之嫌怨或有杯酒之雅誼，此非個人之私言，實天下之公言也。至於軍師旅長之避敵保全，捏報浮誇，更不知凡幾，尙祈吾公大奮神威，明罰飭法，或降庶人，或正刑典，庶幾往者知無倖免之理，可以改過圖功；來者知有斧鉞之懼，可以殺敵致果。雖大將不應輕優，議貴昔有專條；然當此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治亂國，用重典，古京史亦有明訓矣。

一曰新軍不可不從速編練也 此次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實無疑義。然亦須我有獲得勝利之條件方可，操必勝之券，絕不能期諸敵人之自潰或外力之幫助也。勝利之條件惟何？一曰發動全民族實力之運動戰，一曰準備正規軍最後之主力戰。滬戰開始以來，時已四月有半，於

此期中，中央是否有新軍編練之準備，雖不得而知，然此舉實爲要著，吾公不可不特別注意及之也。訓練之地點應分置各方，配備適宜，訓練之人才，應抽調精良，嚴禁游惰，因目前之勝敗，不能決定最後之運命，倘主力一旦喪失而無所補充，實極可憂慮之事實也。昔拿破崙橫歐洲，俄人以堅壁清野制之，德奧軍攻近巴黎，霞飛以前後防線禦之；可爲借鑑。使吾國無堅壁清野之謀與最後防線之軍，將何以獲得最後勝利乎？

一曰素質不良之軍隊不可不嚴加整理也 淞滬之戰，支持三月，軍士英勇，已爲舉世所驚嘆。西北兩戰場失敗之原因雖雜，而多數軍隊，素質不良，兵無鬥志，騷擾民間，亦爲一因。既無益於戰事，反足掣優良部隊之肘，又影響其軍心，所謂兵在精不死在多，已可概見矣。此種軍隊，多半以保全實力爲務，敵近則走，敵遠則出，招兵索餉，乘間謀利。倘不嚴加裁汰，重行整理，則薰蕕雜見，良莠混淆，民畏兵如寇讎，將視卒爲奇貨，以之應戰，何克有濟？況優良軍隊之損失甚大，不良軍隊之人數日增，力殫勢分，消長堪虞，即無南渡苗劉之變，將有中原劉豫之奸。吾公坦誠至公，待遇均衡，遇士卒如子侄，視袍澤若弟兄，而彼輩但知私利，不顧國家，口出調言，心懷成見，威德不足以感昭，國難不足以警惕，留此餘殃，不知伊於胡底！尙祈吾公本斷腕之精神，行肅軍之實效。不則，調易後方，嚴加整理，以青年有爲之軍官訓練

之，如有執軍隊以自重，不能革面洗心者，則宜肆諸市朝殺一儆百。庶幾將領均知奮發，吾國士兵本勤苦耐勞，自不難轉敗為勝矣。

一曰黨派之磨擦不可不嚴行禁止以統一宣傳也。北伐之時，得力於宣傳者至大，今國難如此嚴重，而一般人未見中央對於宣傳有何措施。振全國輿論之中心者誰乎？操全國民衆之心理者誰乎？想吾公亦有所聞知。國民黨過去之光榮與努力，不可否認，而現在之腐敗與遲頓，亦無庸諱言。其故則新陳能未代謝，而牛機不免沮窒矣。內中小派對立，互相磨擦，亦為主要之原因。吾公具恢宏之度，廓清六合，統一全國，各黨派，均在容納指揮之下，共謀國是，凡屬國民，誰不愛戴是吾公乃全民族之領袖，而非一黨一派之領袖也。在同領袖指揮之下，以對外之作戰，尙何小黨派分立之有？如以小黨派之利益為前提而互相磨擦，似皆為全無心肝之人，無心肝之人，恐非吾公所願含容者也。倘各派黨派之成見，以收集全國之人才，拯此大難庶乎有濟！故有懷才求獻者，不問其黨不黨均應容納；凡有心地偏狹，貪位無能者，不問其黨不黨，均應擯斥。如此，則公率全國之人以爭取國家最後之命運，國民黨不能亦不必負國家興亡之全責也。如各派均能仰體吾公支撐之艱鉅，泯除成見，齊一意志，自不難獲得全國一致之輿論，以擁護政府，國民黨仍不失領導之權。否則國之不存，黨將焉傳？至於宣傳方面，有三民主義

為之綱，吾公言行為之緯，彼此融會貫通互信互諒，統一至易，非有黨派成見為之蔽，萬無人焉敢昌言反對三民主義與吾公者也。如此，則宣傳之效力始大。不然，各持一說，各衷一是，民衆懷疑，人心瓦解矣。

一曰教育本質不可不急速改造也。自抗戰以來，全國青年與教師，均在極端煩悶與苦惱中，「愛國有心，救國乏術」二語定以盡之矣。吾國摩仿東西洋之教育制度已四十年，在今日已充分表現其無力與無用，倘仍循此前進，不惟國家耗無數量之資財，亦國家損失無數量之人才。將來復興大業，其誰負之？過去教育，迷信知識，以為知識之轉販與灌輸，即為盡教育家之能事矣，殊不知知識須有解悟及實踐之力，方能發生作用。此原理無庸多贅，古人以貫通為學，經世致用為歸者，蓋即此也。政府於抗戰期中，高瞻遠矚，盡力維持全國學校，使之弦誦不輟，已可與歐戰時媲美。惟弦誦者是否為有用之學，自不能不加以深切之考慮者也。倘為有用，則國難如此，必可用之。倘學為無用，則急應節省此有用之人與財以應付目前難關。中央所頒非常時期教育之綱領，類皆虛文，無裨實際，且學生本身之培植，亦非加一二應用技術之課目所能完事。一山之愚，以為教育之本質及制度，急應加以改造與規定，目前則似可分三類：一曰軍事人才養成之學校，一曰技術人才養成之學校，一曰學術人才養成之學校，教育方法，均重實踐，而尤以人格之薰陶為要。速將全國學校，重新

區劃，全國學生重新編練；如此，則短期間尙可徵用，而全國青年，庶不至有「愧無半策匡時難」之感矣。一山任大學教授十餘年，目睹斯狀，負疚痛心，輒自零涕，而任教育之責者，仍多因循敷衍，不知全國數十萬有爲之青年，所學何事？此點關係國家命脈，與民族前途，尙祈吾公分萬幾之餘暇，措意及之，以奠定抗戰與復興之基礎。

戰時政府組織問題

王希和

歷史上一切重大問題能否得最後的解決，其關鍵皆在於政治；戰爭既公認爲政治之延長，軍事又是政治之重要部分，則在長期抗戰中，最後勝利之能否獲得，須視在政治上之有無革新之舉，當毫無疑問也，蓋政治上一切設施其目標皆注於全國人力與物力之發動，以支持長久之抗戰，同時人力與物力之能否發動得宜，尤重於政治機構之能否敏活有力，是故戰時政府組織問題可認爲政治之中心問題；但政治當以民衆爲其基礎，戰時政府之組織更當與民衆打成一片，一則以增加政治之向心力，一則藉民衆之擁護，使成爲強有力之戰時政府。本文對戰時政府組織問題分四點，加以討論：第一、戰時政府組織之基本原則；第二、戰時政府之職能；第三、歐戰時期各國戰時政府組織之實例；第四、我國政府在戰時應有之改革；以下分別言之，聊當爲蕘之獻。

以上十二事關於外交，政治，社會，經濟，軍事，黨務，教育者，皆一山數月來所見所聞，橫亘胸臆感慨激奮，不得不昌昌大言之，似非狂泛之論。若知而不言，則負公卽爲負國。乞賜舉觀覽，如可行則行之，國家幸甚！夢覺獨居，屏幃夜思，吾公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諸惟珍衛不偶！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蕭一山再拜謹上。

一 戰時政府組織之基本原則

在十九世紀民治主義之潮流奔騰澎湃之時，政治之理想重自由，政府之組織以分權爲基本原則，是故十九世紀之政府皆是無爲之政府。至二十世紀開始，因資本主義所產生之惡果，人民因受經濟之壓迫，自由既徒託空言，無爲之政府不能不出而救濟，爲社會謀最大之福利，於是政府之職務範圍日漸擴充，權力亦日漸增加，因之國家亦變其性質，從前僅爲保境安民之警察國家，如今乃成爲「社會服務之國家」(state of social service)。尤其在國家騷亂，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時，政府之職務更爲擴大，權力更爲集中，蓋不如是不足以渡過難關也。我國現今正在抗戰期中，如何渡過難關，則有賴於政府之一切設施；一切設施能否順利推行，則以戰時政府之組織是否完善爲轉移。

戰時政府組織之基本原則依個人所見，有下述數端：

第一、戰時政府須有敏捷之機構，俾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絕無彼此牽制，互相傾軋之流弊。此際政府之組織即有違反分權之原則，亦所不顧，蓋集中國力運用靈捷，以求效果，非分權制所能克奏膚功也。

第二、戰時政府應有集中之權力，俾能因時因地應付適宜；但此種大量之權力，似應由民意機關授予之，方不至濫用權力，失却人民之信仰，渙散其政治的向心力。

第三、戰時政府須網羅各方面之專門人材，在最高領袖之下分別貢獻其所長；如是則各項事業之設計與全盤局面之統籌，互相配合，調整適宜，一切政治上之設施自能有條不紊，秩序整然矣。

第四、戰時政府應是各黨各派通力合作之政府，一切政爭皆暫時停止，則各黨各派之磨擦自消。此即所謂舉國一致之政府。不但在戰時政府之組織應如是，即在戰後，百廢待舉之時，亦應如是；蓋當政府應付困難局面之時，各黨各派理應為國為民，大處着想，不宜再挾嫌圖利，摧毀國家之元氣也。

第五、戰時政府應能與一般民衆團結一致，俾政府之力量大大增加，以支持抗戰，同時又藉此機會，使民衆對政府致其信心與擁護。如是不但政府可維繫住民衆之政治向心力，且可以造成一致對外之局面。

第六、戰時政府對人民之自由，應相當的合理的予以

限制。蓋在戰爭緊急時期，政府欲發動一切人力與物力，勢不得不如是。唯政府須謹慎行之，始能得人民之諒解；否則，一令之下，一法之行，徒為貪官污吏廣牟利之途，宏濟私之具，結怨於民，迫之挺而走險也。

上述種種原則，前三者謀效率之增加，後三者求團結之一致，皆為戰時政府組織，所不可忽視之條件。

二 戰時政府之職能

戰爭不但增加政府的職務範圍，甚至將全國人口，全國一切事情之處理權都歸政府之把握。換言之，即國家之一切人力與物力俱由政府予以發動，予以統制，俾各種力量協同共同一目標而邁進，以求最後勝利之獲得。但是各種力量如何發展，如何配合得宜，政府之組織實為其樞紐，蓋因每種力量之發動與聯絡，皆有待於政府之指揮與擊刺也。是故在戰時，政府必須根據上述六種原則而組織，然後始為健全有力之政府，然後始克盡戰時之職能，而不至僨事。戰時政府既以發動與統制全國人力與物力為其所專事，則戰時政府之職能，即可依人力與物力之統制而分為數端：

第一、人力的發動與統制：

- (一)軍隊之調遣與整理，
- (二)壯丁之訓練與補充，
- (三)婦孺工作之分配，

(四) 勞工之限制與調整，
(五) 救護與防毒人員之訓練，

第二、物力之發動與統制：

- (一) 關於財政與經濟的：
 - (1) 戰費之籌募與攤派；
 - (2) 外匯之管理；
 - (3) 租稅之徵課；
 - (4) 國防工業之發展；
 - (5) 價格，利息與工資之統制；
 - (6) 金融之安定；
- (二) 關於生產的：

- (1) 與國防有關各項工業之管理與獎勵；
- (2) 原料之利用與管理；
- (3) 國內資源之開發；
- (4) 戰時各種生產事業之增加，不必要工業之停止；
- (5) 勞資之協作；
- (6) 國內農產品之增加與調整；
- (7) 內地工業以及手工業之扶植；

(三) 關於消費的與分配的：

- (1) 不必要的消費之減少；
- (2) 燃料消費之限制與節省；
- (3) 食物容量分配之施行；

茲所舉種種為戰時政府之職能最簡要者，其他如文化的，教育的，等項，政府亦宜有整個之計劃，與實施之步驟，以合乎全國總動員之旨。總之，只要政府之組織以民衆為基礎謀團結之一致，同時在行政方面注重效率，以求凡百設施之得以順利推行，則戰時政府之職能未有不克盡量發揮也。

三 歐戰時各國戰時政府之實例

各國在戰時，因各有其歷史之背景，政治之習慣，與乎物質之條件，故政府組織之方式，亦各不相同，然所根據之基本原則亦不外重效率，謀團結二事。

例如英國的戰時政府，即所設戰時內閣。此種組織係為應付戰時之行政機構，與應付日常事務之機構分開。一九一四年有所謂保障國土法案(Dorta Act)，議會不啻將一切大權交與政府，而自甘退讓。當時戰時內閣由六個閣員組成，其行政各部則為航空國務大臣，食糧監督，船舶監督，封鎖部，軍械部，勞働部，撫郵部，改造部。內閣每次會議先聽取戰爭情報，然後討論急待解決之問題。各部長多出席會議，以便解關於二部以上之衝突的或相關聯的問題，俾在戰時能決定一貫的作戰方略，而通力合作。至於通常事務之處理，則另設一秘書處，直隸於內閣總理，以專責成。戰時內閣。秘書處之職掌，極為重要，例如內閣之決議向各部之傳達，參考資料以及有關文件之搜集，

戰時內閣文書之保管，內閣工作之報告等項，皆其職務之範圍。如是戰時內閣之機構，始能運用敏捷，聯絡密切。此外，尚有帝國戰時內閣，由英國各屬地之代表以及戰時內閣閣員合組而成。此種組織僅為英國本部與各屬地之聯絡，並不負責實際之責任。

法國戰時政府之組織不若英國之強有力，但亦有相當的成效，尤其是各政黨通力合作程度之加深，所以內閣有「神聖聯合」之名稱，法國議會平時雖猖獗，但在戰時亦用法律授權予內閣，俾擴大其權力，而能相機行事，不受議會之牽扯。在戰時，法國除內閣之外，尚有一種特殊機關名曰戰時委員會，其外形頗似英國之戰時內閣。在此種組織之下，一部份內閣閣員在內閣會議之外，可以另圖集合以研究戰時重要問題，以及所欲推行之政策。唯戰時委員會無實際的政治權，僅能作種種之建議，以待內閣之決定。此外，在戰時，法國內閣總理亦握有較平時更大之權力以監督同僚，如克利孟梭之專擅，即一明證。至於各部之聯絡，則另設一秘書處，以司其事，俾各項政務之進行，不至衝突，而趨於一致。

美國戰時政府之組織，因政制習慣之不同，與英法兩國之方式大異。大總統之權力乃由國會授予，以海陸空大元帥之資格，可設置任何行政機構以應付戰時之局勢。綜觀美國戰時政府，可區分為三大部份：第一、平時政府機構，亦賦有戰時職權，第二、特殊的戰時行政機構，第三、

、非正式的用以應付戰時事務之機關與公司團體等。

綜觀各國戰時政府組織之方式雖不同，然就其性質上言，求事權之集中，與效率之增加則一也。

四 我國政府機構在戰時應有之改革

我國政府之組織不但龐大不靈，經費浩繁，而且職員充斥效率抵減。此種大而無當之政治機構，不適於戰時之需要，豈待說明。

第一、中央方面

吾人以爲中央之國民政府，除主席外，其他如文官處，參軍處，主計處皆可裁撤；從前國府主席兼海陸空大元帥，負責實際之政治責任，故國府內設立各處，於理尙可諒，今則國府主席早已不負政治責任，如此龐大之機關，似可毋庸設立。國府委員以及所隸屬之秘書副官等更不容存在。在平時財政裕如，國家不妨多設空頭委員以爲酬庸，今則何時乎？主計處之不宜隸屬國府，識者早有論評，現可乘此時機，歸併於行政院財政部。（理由甚多，此處不便詳言）至於國府主席既爲一國元首，對內對外自應維持其尊嚴，是故主席之下宜設秘書若干人，侍從武官若干人，書記若干人，衛兵若干人，此外皆贅疣也。

中央政府之五院組織，本根據五權憲法而成立者。在戰時政府爲求事權之集中，與行動之敏捷，分權原則，已不適用，似宜改絃更張爲是。況即在平時除行政院外，其

備四院似未聞能盡其應盡之職責，藉口能之，似亦不必設此龐大機關，以壯其門面。吾人以爲在戰時四院皆可裁撤；如裁撤不能，似不妨縮小範圍，可歸併者歸併之，以省國庫之支出。

至於行政院本爲直接負責政治責任之中樞，在戰時應加以充實，唯各部會不合需要者可分別裁撤之或歸併之。例如：海軍部可歸併於軍政部，設一處可矣，蓋僅有幾隻破船，而設一部，真不免貽笑大方。鐵道部可與交通部合併；衛生署可直隸於內政部而不必獨立。考試院既取消，考選委員會與銓叙部可歸併於行政院；考選委員會附行政院內，銓叙部可改爲行政院之一處或一處。

主計處既歸屬於財政部，則審計部之職務可由主計處負責辦理，該部即可以取消。其他如各種委員會，多爲閒曹，如不便裁撤，大可縮小範圍。

此外，軍事委員會可改稱爲最高統帥部，或戰時委員會，內可設與戰時有關之行政機構，并可將行政院各部與軍事有關者歸其指揮。除原有各部外，須參酌戰時情況，設糧食部以統制全國食糧之生產與運銷；設軍需部以加速軍需工業之生產；設勞工部以登記并配合各項工業之技術人才與勞工；設撫卹部以專管陣亡將士以及傷兵之撫卹與救護。即合此各部與行政院原有之部會，設立一戰時國防政府亦名正而言順也。待軍事結束，憲法正式頒佈後，再行重新依法成立中央政府方爲得計。

第二、戰時人民代表機關

抗戰期間，爲求政府與民衆打成一片，謀團結之一致，必須運用民主方式，以奠定政府之基礎，使民衆政治之向心力，日益堅強，以便發動全國一切人力與物力以爭最後之勝利。戰時人民代表機關之亟應成立，其理由即在此。蓋政治愈民主化，民衆愈易於發動，而政府之權力與地位亦愈穩固。此種人民代表機關可用法律授權政府，使最高統帥之權力有所根據，同時既有廣大之民衆爲之後援，則一切設施以放手做去，自不至有所顧忌矣。

戰時人民代表機關之代表可由各黨派、各職業團體、各大學、各部隊，用選舉之方法選出，（其選舉方法另詳之）。人數不過三百人，代表爲義務職。代表機關之職權可分爲：

- (1) 決定戰時財政經濟，外交等項政策；
- (2) 制定戰時法律；
- (3) 監督政府，彈劾官吏；
- (4) 決定宣戰與媾和；

戰時臨時代表機關成立之初，宜先制定「戰時政綱」，而後授權於政府，并監督其切實施行。「戰時政綱」制定後，代表機關即可停會，另由代表中互選出若干人爲委員，設常置委員會以行使大會職權，遇必要時，可召集全體會議，以決定大計。

若是，中央行政機構既已革新，運用靈便，而效率自

增，則一切設施，當能順利推行矣；人民代表機關又復成立，民意發達，而隔閡自除，則團結一致亦名符其實矣。此之謂真正的舉國一致國防政府，以此發動全國民衆之力

戰時的學校

民賓

在本篇裏所說的學校，係專指中等以上學校，這是先要聲明的一點。戰時的學校，還能上課麼？

- 一、已經淪亡的地方，有的學校停辦了；有的在其他地方設立臨時學校，然而臨時學校，校舍不夠，設備沒有，上課等於不上課。
- 二、迫近戰區地方，所有的學校都遷移了。一經遷移，就和臨時學校一樣，上課等於不上課。
- 三、雖不甚迫近戰區而被敵機擾亂的地方，所有的學校勉強可以照常，然而時有空襲警報，也不能安心上課。
- 四、離戰區遠又是敵機所不到的地方，所有的學校自然可以照常，然而青年學生受國事的激動，也是不能安心上課。

總而言之，現在是國家存亡的關頭，是民族斷續的危機，倭奴的屠刀，已加到個人的頸上，全國民衆，都要起來抗戰，青年學生，熱血沸騰，無論在什麼環境，即使留學歐美，也不能安心讀書，不甘安心讀書。有這一個原

量，以此力量而抗戰，雖曰眼前勝利不可必得，然最後之勝利，將非我而誰屬乎？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夕，於山中。

因，現在的學校實際都不能上課了！而況更有其他流散遷徙受威脅的種種原因！

那末，把所有的學校都停辦了罷？把所有的教職員學生都遣散了罷？把所有的學校房舍都改作傷兵醫院或軍營罷？把所有的學校經費都用來練兵或買軍械罷？不可！不可！絕對不可！抗敵不專靠前方。平時的學校有平時的辦法。戰時的學校有戰時的辦法。現在應當把全國的教育變作抗戰的力量。把全國學校變作抗戰的機關，把學校師生變作抗戰的集團，把學校經費變作抗戰的度支。若能本此目標去做，定可收絕大的效果。且把我的計畫簡單說來。

所有的學校——凡臨時的，遷移的，迫近戰區的，遠離戰區的，都要竭力維持。一個學校就是一個抗戰機關。這個學校的校長就是這個機關的首領，教職員就是這個機關的領導員，學生就是這個機關的工作人，工友就是這個機關的執役者，學校的圖書費儀器費設備費等都用作工作費。這個機關原有組織以外，至少要設下列四課。每課人

員由教職員分別充任。

一、總務課 擔任支配本校各種抗戰工作，而綜管一切聯絡。

二、督察課 擔任督察本校各種抗戰工作，而考核實際成績。

三、出版課 擔任編輯本校抗戰刊物及通俗的愛國戲劇歌曲和評詞鼓詞等項。由雜藝隊傳布到民間。我還模糊記得，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我國留日學生曾編了英雄淚國事悲兩種鼓詞，這兩種鼓詞增加國人的民族意識不少。所以這些通俗愛國讀物，是應當重視的。

四、交際課 擔任本校與黨政軍各機關接洽事宜。如本校學生有願意加入軍隊去工作的，有願意加入訓練民衆的集團去工作的，都由本課負責接洽，使各人達到他們的目的。

抗戰工作要分作下列十隊。

一、宣傳隊 若干人組成一隊分頭下鄉宣傳。最好某縣學生赴某縣，某鎮學生赴某鎮。這樣，阻礙少，效果多。

二、話劇隊 若干人組成一隊分頭下鄉演愛國話劇。

三、救護隊 這隊由醫科學生組成；但他科學生也可

四、製藥隊

這隊也由醫科學生組成。專製前線戰士必須藥品，和防毒面具等物，以備應用。

五、慰勞隊

若干人組成一隊，時時赴前方和傷兵醫院去慰勞。

六、小報隊

若干人組成一隊。簡單的設備，要有油印機一具；再有收音機一具，是更好的了。每隊擇個適宜地點，設立報社。每天出小報一張，送給百姓和老總看。叫他們知道國家的大事，戰場的消息，敵人的狀況，國際的情勢。

七、雜藝隊

若干人組成一隊，分頭下鄉，把本校所編的通俗的愛國戲劇歌曲和評詞鼓詞，唱演給民衆聽。並教給以演戲劇說評詞和鼓詞爲業的人都來唱演。

八、勸募隊

現在救國公債無須勸募了。所以這隊的任务是勸募前線戰士所用的物品。還有民衆的銀物金物，也要勸他們拿出換法幣。政府集中銀物金物就可以買外國的軍械。

九、偵奸隊

這隊是秘密活動，有隊的實質，沒有隊的形式。他隊隊員都兼任這隊的工作。

在各處偵察漢奸。遇有漢奸嫌疑，或得到漢奸證據，便秘密報告本校。由本校秘密報告黨政軍的適當機關。這樣可以捉得許多漢奸。

十、縫紉隊

前線戰士的衣巾鞋襪，國家供給，往往遲不應時，數不敷用，在朔風虎虎的冷天，南方軍隊還有穿草鞋的，這是何等可憐！後方民衆，問心能安麼？所以這縫紉隊是最需要的，是應擴大的，這隊由女生組成爲相宜；並可以僱用貧家婦

女工作，工資是無幾的。至於原料，或可請求政府發給。

每隊由學生工作，教職員領導。我相信切實做去，對於抗戰上，一定增加很大的力量。比有名無實的上課不強的多麼！以上所舉的抗戰工作，有的已經實行了。教育部又頒布戰時教育計畫。然而我嫌教育部所頒布的還不徹底，所以才作這篇文章，一個人的管見，自然有許多疎漏；但是希望教育當局再考慮一下，再計畫一下。風浪太惡了！大船要沉了！船上的人，還是讀書麼！趕快都起來搖櫓搬漿罷！

五個月抗戰後的幾點感想

余協中

中國人素來有個大毛病，那便是過於愛惜面子。爲着要救面子，有時明知有錯誤，也不肯去加以糾正。胡適之先生描寫中國狀況，輕描小脚鴉片姨太太與娼妓，這都是些丟中國面子的事情，是提不得的，無怪他這種言論在國內外都會遭別人們的反對。胡先生太坦白了，家醜不可過於外揚，他的形容有時實在是有點過火也不十分適當，不過我們要知道因愛面子而全不肯道自己的錯，其害有甚於說的過火與說的不適當，有了病照理是應當說出來，說出病源才好對症下藥，中國的女子身體上某部份有病時，常秘不肯告人，爲了這個原故，她們的暗疾甚至害到一生也不

會好的，現在我們是處在一個現實的世界裏，環境逼迫我們要多重實際，不能再過於講究面子了。

這次對日抗戰，雖然我們都抱着最後勝利的決心，但初期戰事的失敗，我們已不容諱言，經過這一期的挫折，我們應當一五一十的痛加反省一下，錯處在那裡，弱點在那裏，我們應當澈底的把過去的錯誤糾正過來。自然我個人不是多方面的專家，所說的不一定都是內行話，但是這幾個月來也曾看過不少的專家的文字，並且也曾與許多專家交換過意見，結果我知道有若干很顯明的錯誤，專家能看出的，我個人也能看得出，茲僅將耳所聞目所見以及腦

筋所想到的略舉數點如左。

第一關於軍事方面的，應分下列數項討論，（一）指揮問題，我們的軍事最高指揮蔣委員長是無疑的世界上海大的軍事天才之一，我們的士兵也有一部份饒勇善戰，但可惜我們的高級將領，除一部份素以善戰著稱者外，餘多未能克盡厥職，平綏，平漢，津浦未大戰而喪地千里，其中原因雖甚複雜，指揮官的失算也不能不算一個原因，盼最高領袖對於指揮失算官長們不可太過於寬大。

（二）軍隊質的問題，戰爭發動時各路皆配有重兵數十萬，結果有的戰績極好，有的一見敵人就退，各路的武器有好有壞，這固然是與戰事不無關係，但據熟悉其中內容的人們說，最大的關係還是在訓練如何，拿着同樣的兵器軍隊，有的能死守陣地，有的却見敵潰散，不能作戰的壞軍隊是由於他們未受適當的政治訓練，他們還是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便是受封建思想的毒太深，願意充當私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養兵千日不能効命一時，這樣的軍隊還要他何用，此種壞軍隊若是打敗了或潰散了，政府千萬不可再許他們補充。

（三）武器問題，此次對日作戰，敵方動員不過四五十萬，而我方動員却數倍於敵，在戰場上面我們軍隊的勇氣常常超過敵人，何以打起仗來我們總是不能以多勝少呢？何以敵人佔據了我們的名城以後我們總不能立刻奪回呢？本月我到豫北考察前方情形才明白了爲什麼我們讓敵人暫

時盤據安陽。某總司令曾以談諧的口氣告訴我說中國的步兵等於後補道，敵人飛機來轟炸，我們拿步兵抵着，敵人駕坦克車來衝陣，我們拿步兵抵着，敵人用大砲來轟擊，我們也拿步兵來抵着，可憐的步兵常常看不到敵人却已死在戰場上了，以血肉之軀，來抵抗飛機大炮，人數雖多亦奚以爲，剛剛統一的中國準備來不及，武器不如人，不是政府的錯誤，不過敵人現在已佔據了中國的好幾省，我們休想再用兵士的血肉趕走他們，希望政府從速在西南安全省份訓練數十萬生力軍，並須配以最新式的武器使其完全機械化，有了這樣的機械化的生力軍，我敢斷言在幾個月內我們一定能把敵人在中國內地的勢力消滅了，至少也可以把他們趕回三島。

第二關於政治方面的可分下列數點討論，（一）政治機構，戰時與平時的政體機構應截然不同，前者趨複雜，後者重單簡，歐戰時各國政府均從新組織過以求單簡靈便，我國的政治的機構——中央與地方——在平時已嫌複雜，戰時還是不能改組，只於大本營中添設數部，這又是吃虧在愛惜面子，關於此點本刊總編輯王君富另爲文論列，茲不詳爲指責與建議。

至於人事問題，中國官場中固不乏才智而又具有人格之士，但是貪污盛行，尸位素餐之輩亦復不少，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政府在乎時雖然也曾一再頒佈明令嚴禁貪污，但公務員委員會所懲戒的多是縣長，科長，及公安局

長之流，廳長司長以上則不聞有受懲誡的人，縱有之亦是鳳毛麟角。如果「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種積弊不能改革，則肅清貪污之目的將永遠不能達到，政府一方面固應厲行使官吏不能貪污的制度，一方面應當把現在人們所認為貪污有名的大吏——無論其為特任或選任——槍斃一二個以儆其餘。

只是嚴懲貪污是不够的，政府另一方面還要極力登用人才，關於此點本刊社長雲山先生也曾作過建議勸政府去現有之庸才，登用埋沒之英俊，政府最高當局也許具有決心，但是最高當局本身所能接觸的人們較少，因此能被登用的新人也極有限，老實不客氣說，國民黨雖口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黨外是否有黨我們且不必管牠，而黨內有派則是不容否認，因為黨內有了派，所以要想到政府服務的人們必須要和牠們先發生關係，無論任何重要位置，有極深的黨派關係的人，雖是庸才也可以取得，前年河南某廳長到任未數日即辭職而去，便是一例，你若沒有深的黨派關係，無論你有多大本領也休想政府用你，在平時各派固把持的很緊，在戰時牠們也並未放鬆，如此會一般報國有心

請纓無路的才志之士望洋興嘆。希望最高當局設法大開賢路，使無黨派關係的人們都有報効的機會。

第三關於訓練與組織民衆，中國對日抗戰純就軍事方面說，原很難有獲勝利的希望，我們所賴的是在發動廣大的民衆以期達到全民抗敵的目的，但是要用民衆須先取得民衆的歡心，使他們深信政府對他們是絕對的善意，現在我們要問中國二十幾省的民衆對政府究竟如何？有的我相信是信賴政府，有的是痛癢無關，有的是恨入骨髓，信賴政府的民衆，固然很容易把他們組織起來為政府用，痛癢無關的民衆也還可以引導他們便為國家實力，至於第三類對政府恨入骨髓的民衆可就不易加以組織和訓練了。對於這些人民，政府應從速利用實際的恩惠改正他們舊日對政府的觀念，不過實際上我在豫北和豫南還聽到不少軍隊和聯保主任壓迫民衆的事實，最厲害的竟逼的全家自盡，這種情形如果不加以嚴厲的糾正，則民衆遲早必非我有，還談得上什麼訓練與組織。安定民衆心理，改良民衆生活為今日急不容緩之事，政府應努力圖之。

續 平 漢 之 行

方 輿

上期本文，是在走了平漢路三分之一的路程然後寫的，似乎有點名不符實。本月十七日，作者由開封來到鷄公

山，又將平漢路走了三分之一，於是趁此時會來寫這篇續篇，至於其餘的三分之一的路途，何時得能走完，何時再寫

續篇，那就不得而知了。

十四日的晚飯時，我還沒有決定離汴，因為會約了河南歷史研究所的張維華先生同走，雖有至好的同學，替我準備好了一切，要我當晚同走，我也祇得違背盛意。可是不料晚飯後，忽然又在校門口遇到張先生，他也勸我先走，這樣我纔跑回房裡去，以半小時的時間，檢好行李，就同三位同學一齊到了車站。車是沒定時的，一次慢車已經開走了，綠鋼皮特別快，依規定時間是二十五日晨一時開行，聽說最早也要五六點鐘才能開，我就向他們請了三點鐘假，回到城裡一方面告訴蕭余王諸先生；一方把未了的事情再行處理處理，回車站來距約時還有半點鐘，心理很暢快，雖然是站了一晚沒睡，也不覺到疲勞。

十五日晨六點鐘綠鋼皮到了，我們上去還不見得頂擠，六點半開了車，走一站停一站，走到韓莊停得久了，我們肚子也肌了，下車去吃麪，店家要一毛五分錢一碗，四碗麪三碗還沒吃完，車忽要開了，給他六毛錢就跑，我趕上車來時，已經是在頭等車箱裏，再走到中車，忽然說是放起防空警報來，車停了，旅客全下去，各自躲到曠野起伏地的角落裡去掩蔽起來，我先走上一個離車約五百步遠的土丘上去眺望一回，然後躺在她的南面靜靜睡下，聽得嗚嗚響了，回上車去，再開車時，已是十一點多鐘。下午二時抵鄭縣南車站。我到鄭州這是第四次，祇有這次連站門都沒有進，就隨他們擠上一列擺在月台前的南下車上去，

朋友也不去訪了：就請一頁信紙去代表。

車等到四點鐘開了，一站一站走下去，好像很快，過新鄭時我都不曉得，晚上八點鐘左右到許昌。許昌自唐代復州制以來，歷宋元明清皆稱許州。然一般習慣上仍稱許昌，許昌之名，始於曹魏，操迎漢獻帝都此，丕篡位後，仍置許都，為五都之一，故城在今城西南。河南的位置，在本部十八省中，為最適中的一省，所以自古有「中原」之稱。許昌又是在河南最適中的一縣，其位置的適宜自不待言，河南的公路也都集中於此，不過在軍事與政治地理上，她就沒佔得重要位置，這是因為她無險可守，四通八達的原故。春秋時，許國國小鄰鄭，受鄭國所逼，沒有辦法，就祇得循今日的許南公路遷逃南陽，更西至內鄉。記得暑假時，我曾經在這裡與車站上發生一次糾紛，因為他們的賣票員既不負責又無禮節，我就去和他們的站長交涉，不諱這位年輕的站長又袒護他，而一位可憐無知的守站駐兵，更來逢迎站長，非要我離開車站不可，我說離開你們的官長來與我作正當的交涉才行，他便走到外面找了他們的班長來，先在門外耳語了一陣，兩人一同進來，我一看了這位門縫裏進來的班長面孔，就知道不妙，果然他起來就說不行，現在國難期間，那個來和你談，「假若你要刺殺他呢？」我聽了真是好笑，好我們就同去找他也可以，至於你怕我殺他，你未免自己太不信任自己了，以我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你們都帶了槍，難道怕我殺他嗎？他也

無話可說：祇得說你就同我去，就同他走出站門，不諒他就說你在這裏好了，不要再去找他，他自己隨即走回站裏去了。我真氣極了，也不管什麼，仍然走進站去，好像要發怒似的佇立四顧，無從發洩，再來好幾個守兵和我說話也不理，他們又找出班長來，我更不理。他要再和我說話，我祇是望着那邊，他也氣得緊了，對着一個守兵說，你們集六個人來，把他送到部裏去。我說正好，但是非你同去不可，不去是不行的。他們果然集了六個人來，我更不客氣的說你不要自己跑了啊！我沒有槍看你，他真是氣得背悶葫蘆的跟在我後面走。走上街去，街上的人都望了我，我自己道覺得有意味。轉了幾個灣，走進一座破門裏去，進門兩邊用板子塔成的舖上還睡着兩位武裝同志，把他們驚醒來。我在院子院站了一會，他們的官長纔一面穿衣的走出來。我上前去和他舉手為禮，他請我進去坐下，我們談了一會，我又把學校裏的護照給他看了，他喊進那個班長來，還沒說話之先，那位班長就立正搶先報告，說我如何在站上鬧，非把我押起不可。不諒他們的官長反不以爲然的隨即答說：不要胡說！這是大學裏先生。你們幹甚麼事的？這樣不懂禮節，還誣蔑人家，該死的東西，「是的！是的！」從那班長難堪的口裏答出來，他又問我，「你先生現在還是要到那裏去？」我可叫他們招扶您，我說「還去漢口，」他就要那班長派兩人送我到站上辦公房裏休息等車，等得有南下的軍用車了，又送我上車去，並囑咐守

車的好點招扶我。這回車使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到相當的興味。車在許昌雖然停得不久，却是上來不少的人，比來時擠得多了，加之那些坐在車頂上的難民，爲想躲避夜寒的侵逼，也都大家擠入車箱裏來。有一個穿長袍的，胸前掛着難民條，年約四十開外的人，好像是曾經談過舊書安分守己的文人。我看他站在車箱門口，自己兩手彈着長黑的指甲凝思，不住地眼紅一陣又掉下幾滴淚淚來，啊！難道國破家亡之痛啊！直到今天纔感覺到嗎？

十六日晨，由夢中醒來，已經過了鄭城。鄭城是岳武穆王大破金軍，挽回厄運的紀念地，可惜他太愚忠了！以致不但自己的事業不能竟其全功；反而將前功盡棄了！所以使南宋的危局再也不能撐持下去。我們對於他的忠誠是應十分敬佩並效法的。然而對於他的愚魯紆腐，就應該略事改良。一個正大的國民行事，總要從國家民族遠大的前途着想。國家的事，不是慷慨就義，愚忠赴死就可解決的。所以說，在死不足以了事的時候，總要能够堅苦撐持，抱持正氣，確本良心的去持續這個悲慘的命運，須經過無限的磨折，無限的艱難，才能轉變過來。今日我們國家又到了這個危難艱困的時候了！實在是值得我們反省。不過在今日的一般社會習氣，簡直是蒙昧愚詐，狡枉自負成風，連自己都不知所以然的胡作妄爲了。這種社會的習氣。不是一日養成的，所以要把他挽救過來，也不是一日一時一人一地所能爲力。今後唯有我們每個人自己反省，自

已覺悟自己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是否稍違良心？於國不利？若然，則應自己激發果敢坦白的良心來，知恥不爲，隨時隨地的改過遷善，然後自己已有辦法。再推而及於社會民族國家也就纔有辦法，最後的勝利方才可期。

鄆城南來不過十餘里就是螺河站，小名的螺河站比鄆城來得重要些，她傍着汝河的南岸，水陸交通都很可以，上下的人也很多。螺河南來再經過西平縣到遂平縣，幾個一年級的河北同學，都下去找朋友家容身去了。

駐馬店是平漢路要站之一，她與北端蘆溝橋對岸的長辛店同一重要，自長辛店淪敵後，她更形重要了，古時她是遂平明港間驛馬的駐所，故以爲名。在軍事地理上亦甚重要，民國以來的內戰，她就在这屢次創傷中奮鬥出來。

駐馬店南四十里即是確山縣，再南約九十里即明港，明港舊亦爲驛站，今亦已發達爲平漢路要站，明港到信陽祇九十里，預計至遲下午五六時可到，晚上九時以前可以到達新店下車上雞公山，結束這一段的旅程。然而車走到三光廟，從三點鐘起，一直到六點鐘還不開，天也黑了，人更擠得連站處都沒有，我坐在椅背上把兩股枕痛，祇得從車窗跳下去走走，走到車站裏碰到一位守兵是湖南老鄉，他告訴我前面約四十里路的地方，一列車被炸了，炸了一點鐘還沒停，恐怕是漢奸投的炸彈，何時能够開車還不得知，要是鐵道炸壞了，那就更麻煩，昨夜一列客車上面坐了一百多傷兵，車停了兩個鐘頭沒開，他們都下

來圍集在站屋的周圍用路軌上的石子亂打，他的身上也着了一下，至今還痛着，站屋的玻璃也打壞不少，我還以爲站門階前的砂袋是防敵人的，却原來是防自家人的，我們談了約二十分鐘，一看站上的鐘已是十一點多了。辭別他回上車去，我把不開車的原因告訴大家，個個都原諒車站，痛恨漢奸。這裏有一個由駐馬店上來的婦人，抱着自己的嬰孩，大概是做僱工的，她說她身上僅有四塊錢，買了三塊八毛多的車票，還要回漢口鄉下去。這樣不開車，明天她的小孩就要餓死了。十七日早上我吃燒餅時候，分了一個給她，中午她自買了一碗稀飯，後來我下車時更給了她一點買稀飯的錢。下午一點鐘左右開車了，大家都歡呼起來，好像是絕處逢生似的，車開過兩小站，走到距信陽約二十里的地方，真是路傍倒着兩個昨夜被炸車箱的殘骸。三點多鐘到了信陽。

現今信陽縣，明清皆爲州治，故習稱仍爲信陽州，宋初仍原隋唐舊名曰義陽，東晉名平陽，漢代初置鄆、鍾武二縣，後漢省鍾武，改置平春縣。春秋戰國時皆楚地。故城在今城南四十里，車在這裏停不上半點鐘又開，人是擠得不能動彈了，尤其是有許多由安徽來的高中學生，都上漢口去找出路，他們一團很會擠，可是還是沒有那穿軍裝的同志們有力，他們擠開了別人，自己有坐了。這些同學等到查票的來時，仍然拿出文人的態度來與查票的講理，要位子坐，這就爲難了難民呵！查票的從人身上走過去，

把難民一個個向外推，車外的風括大了，而竟下起雪雹子來，車頂上的難民，還想下來避避風雪，誰知車箱裏的難民正在被人向外推呢？有個老婆婆，她說已經有七十二歲了，請查票的先生救命。我們設法把行李搬到車箱外去，坐位也讓出來給他們同學坐，自己就站在門口等車行走着。五點鐘過了柳林站，這裏距新店祇有二十餘里了。五點半到新店。車停了，天快黑了，我們先把行李運下，再到那頭同來的三位同學那裏叙別，然後叫了三個挑夫將行李一直就挑上山去，山上的風比平地大，括得站腳不穩，這是她來歡迎我們嗎？氣力使盡了才到學校所租的臨時宿舍來，再換了一處地方停下，先來的四位同學真來歡迎着我們。因為太疲勞了，就先將被包打開地鋪就睡，風把窗子括開，把我帶來的小馬燈打破，明天早上起來，已經是滿山皆白。

還是六號在新鄉時，大家圍談推測敵人攻下南京浦口後的策略，必定由浦信路西向進襲信陽。當時我以為這是祇可視為有可能性而無必然性的。因為牠若如此的冒險，我們便可由津浦路奪回浦口，斷其歸路。很容易的將牠這部份全部消滅在大別山的北麓。敵人雖再頑癩如狂，我想牠也不會這樣的無腦筋。不過若江蘇省江北一失，津浦全線失利後，那就不担保牠不走這條路來夾攻武勝關進逼武漢了。同時我相信牠一定會由浙贛路進攻南昌的，總在

最近期內牠必要在廣東珠江兩側的海灣上岸，從新寧廣九兩路夾攻廣州，然後由粵漢路北上，分一支兵越大庾嶺與浙贛路夾攻南昌，俟南昌得到後，即由贛湘路西向，另一支即沿粵漢路北上與湘贛路之敵會攻長沙。長沙得到後牠就會效蘇北伐出師武漢了。在平漢線正面呢？牠一定不敢再沿鐵道線突擊「殷虛三角地」，所以牠現在由左翼進襲武安涉縣，由右翼取得滎陽東明以圖渡過黃河。一方面既可聲援津浦正面南下之敵，一方面也可以助長津浦正面北上之敵，何樂不為，然後以四路進攻徐州，佔據運河流域津浦線以東為根據地，在這時的浦信路與隴海路中段也會成問題了。山西方面，不久牠還要大舉沿同蒲路南侵的，這無疑義，牠是要截斷隴海路西段交通，來斷絕西北與我中央的聯繫，或者牠想襲取西京後，再學鄧艾滅蜀的故技以圖入川。這也是我們意料中事，這樣一段的「紙上談兵」未免看得太容易了。其實由事實來看敵人也不得不如此的希圖滿其貪婪的心。不過有時間上的適應問題罷了。

回轉念頭來我們為自己打算，正因為敵人如此的來整個地為我們全部的揭起大戰幕，然後纔是我們整個民族國家的真正澈底覺悟奮發時候到了。這話未免說得太痛心啊！可是也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把握。

二十六年聖誕夜

關於北平傀儡組織改「北平」仍爲「北京」的兩種文獻

讀者通訊

一山先生：

友人自北平寄來漢奸組織之「北平地方維持會」的機關報——世界日報一束，內多荒誕狂吠消息，尤以該漢奸等所演認賊作父之醜劇，令人噴飯。茲將該報關於北平改爲北京之「文獻」兩則，特剪奉

先生，祈刊登經世，此亦現代史料彌足珍貴之一頁也。

芻上，即頌

著祺！

後學唐紀元謹上十一月十六日

第一種 提案原文 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北平世界日報

一別九載之北京恢復舊有名稱

〔該報特訊〕本市地方維持會，於昨午舉行常務委員會議，因集中并採納各方面之意見，遂提出將「北平」改稱「北京」，「北平市」改名爲「北京市」，經當場一致之決定，即告通過，嗣後凡各機關團體應冠「北平」字樣者，均一律改爲「北京」，除由該會通令各機關團體一體遵照外，并發佈告，俾衆週知。（消息已見昨日世界晚報）茲覓錄提案原文，并附誌名稱沿革如次：

名稱沿革

按北京之稱北平，據正史所載，始於明初，爲燕府之封國，至明永樂十九年正月，國都北遷，乃名北平曰北京，而改京師爲南京。滿清入關，其稱仍舊，民國肇造，亦沿用北京之名。直至民國十六年，國民黨遷政府於南京，六月二十二日，寧府會議決定改北京爲北平，二十六日明令發表北平政分會委員，暨北平特別市市長，始正式實行。在易名之後，民間頗多推測之辭，實則因多年習慣，一時不易變更。同時各國外僑，亦多沿用舊名，如報紙中之日文「京津」日日新聞，英文之「京津」泰晤士報，函電往來，多書 Peking，而不寫 Peiping，皆爲明證。昨日本市地方維持會會議決定仍改爲北京，蓋亦順乎民習之自然也。

（北平同盟社消息）北平市地方維持會於十二日正午開常務委員會，提出將北平恢復北京舊名一案如下：

提案原文

爲恢復北京舊名以一觀聽案：理由：「京字古訓爲大，北京自遼金以來數百年爲中國惟一都會首善之區，一切典章文物，及宮室

園囿，燦爛莊嚴，久爲世界所稱道，因北京無論一事一物，皆以表現東方民族之特性，及歷史文藝優秀之精神，自改爲北平，莊嚴之義全失，（北平雖亦是古名，不過尋常一郡，）且外人方面，至今仍有沿稱北京者，當此華北漸臻明朗，自應恢復舊名，以示振起舊邦，廓清黨化，觀聽所繫，影響實多，再北京坊巷名稱，皆關掌故，凡黨部所改中山路黨部街等名詞，亦應由市政府查明，統予廢止，更用舊名，以昭一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當經全會一致通過，定自十三日起實施，今後向用北平之名稱者，一律改用北京，其南京政府以國民黨關係而改稱之地名，如黨部街中山路等，亦廢止之，蓋北京之名稱已數百年，實含有表現東洋文化意味之深奧字義，民國十七年南京政府以南京爲首都，故改北京爲北平也。

第二種 佈告原文（十月十九日北平世界日報）

北京恢復舊名維持會正式佈告

〔本市消息〕北京地方維持會，日前常會通過改北平爲北京，業經誌載本報，除本市各機關已經實行更

改外，昨特佈告各界，嗣後所有公私文書，自即日起，均須一律遵照，改稱北京，以齊觀聽，茲誌佈告原文如左：

佈告原文

爲佈告事，北京自遼金元以迄明清，歷代建都號稱首善，規模遠大，制作堂皇，爲文化薈萃之區，實中外觀瞻所繫，改稱北平以後，名義既殊，地位遂降，邦人君子非不力企繁榮，乃益日趨凋敝，推原其故，逐末者但盡美利于東南，數典者，漸忘高曾之矩矱，視同甌脫，未列陪都，寶器潛移，觚稜空在，比者于戈擾攘，井里流離，百業蕭條，兆民疾苦，本會盡心綏輯，負責維持，幸免咸陽一炬之災，宜仿有宋四京之例，奚採諸方建議，恢復北京舊名，除將本會原稱之北平市地方維持會，改爲北京地方維持會，並通令知照外，爲此佈告，嗣後機關團體，暨商民人等，公私文書，凡用北平字樣者，務須一律遵改，以齊觀聽，而示莊嚴，樂土興歌，與同胞以共勉，舊邦勿替，期百度之維新，宏我漢京，矢諸曠日，合行昭告，咸使聞知，此佈。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自十月在開封出戰時特刊後，匆匆已歷三月，未嘗間斷。蒙各方讀者之愛護，銷數日見增加，每次出版幾有供不應求之勢。本刊同人散在四方，多努力於戰時工作，故文稿大半由開封分社同人共同負責撰述。此次為印刷便利計，自第六期起暫移漢口出版，關於編輯事務社長蕭一山先生委託由希和負責，甚望各方友好多多賜教為幸。

本期文字最重要的有蕭一山先生上蔣委員長書（前半已登第五期），關於政治，經濟，軍事，教育，黨務等項，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誠意坦白，語重心長，願閱者仔細讀之。

良賓先生常為本刊撰稿，用不着介紹。本期有他的戰時的學校一文，實是最澈底的最切實的戰時教育計劃，望教育當局斟酌予以採納。現在浴血抗戰正在緊要關頭，半壁江山尚且不保的時候，我們還要一般青年熱血的學子，

能雍容爾雅，弦歌一堂，若無動於中者，實是不可想像，不近人情的事。教育雖為百年大計，但到了火燒眉睫之時，我們也不得不從權打算。所以良賓先生這篇文章，很值得教育當局的考慮。

余協中先生五個月抗戰後的幾點感想一文，是過去種種弱點的檢討，也很值得當局的注意。

關於北平傀儡組織改北平仍為北京的兩種文獻，是由讀者唐紀元先生從上海寄來的，我們一方面感謝唐先生的盛意，一方面更希望唐先生與其他讀者以後多多供給我們這種資料，使我們得知喪心病狂的漢奸在故都玩的什麼把戲，並可為北平淪陷期中史料之一助。

本刊自今年一月出版以來，已屆一年，下期擬出一週年紀念號，希望各處社友，以及愛護本刊的讀者多惠稿件，藉以充實篇幅，編者謹在此地先表謝意。

啓事一

本期本刊原應於本月一日印出發行，因由開封移來漢口，又值新年，各印刷家循例放假，不得不耽延數日，尚請讀者諸君原諒是幸。

啓事二

本刊去年一月在南京創刊以來，共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後因滬戰突起，暫停一月。十月間移在開封繼續出版，并變史內容為戰時特刊，歷時三月，未嘗間斷，茲為印刷便利起見，從第六期（本期）起，移漢照常出版，此後凡關於惠稿，定閱，通訊等事件，希暫向雞公山鄂二十一號本刊通訊處接洽；至關於外埠代售之事，已請漢口特三區湖北街華中圖書公司負總經售之責，希外埠各代售處從第六期（以前各期未了賬目仍請向本刊通訊處接洽）起即向該公司接洽為荷。

啓事三

本刊所出經世小叢書之一「游擊戰術」，業已再版發行，現存書無多，請各代售處暫時仍往開封本刊分社接洽為荷。

啓事四

本社在南京時之訂戶冊業已遺失，因此原訂諸戶未能按期寄奉，殊為歉仄，尚祈 諸君將訂閱收據賜下，以便補寄為荷。

編輯者兼 經世半月刊社漢口分社

通訊處 雞公山鄂二十一號

總經售 華中圖書公司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電話 二四二八二號

每逢一、十六日出版

定價：本期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五角全年九角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宣部登記證文字八百五十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〇八〇號